

呼唤青春，超越自我

——略谈德穆斯第三次访沪的演出

◆ 张可驹



▲ 德穆斯在演奏中

曾有一位著名的“高龄演奏者”，钢琴家霍尔卓夫斯基弹到近百岁。他晚年的现场录音广受推崇，几乎被认为是永远的传奇。同他相比，88岁的德穆斯确实还“年轻”些。然而听过12月17日德穆斯在上交的演出，我认为，其价值完全不在霍尔卓夫斯基的传奇演奏之下。

德穆斯的曲目安排常给我留下“演奏狂”的印象。太重了！实在太重了！哪怕对于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排这样的曲目也必须三思而后行。而我第一次现场听他的时候，钢琴家早就过了80岁。这次，他以莫扎特的两首幻想曲，K.396、397开场，然后是勃拉姆斯的《钢琴小品》Op.118（包含六首乐曲），再弹肖邦《第三号叙事曲》；下半场是莫扎特《C大调奏鸣曲》K.330，钢琴家自己创作的奏鸣曲（一部庞大的作品），最终以萧邦《第四叙事曲》结束。

面对这样一份曲目，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它仿佛包含了不适合一位88岁的钢琴家演出的所有因素：勃拉姆斯的《钢琴小品》质量虽高，现场演出的效果却不容易好——不是很抓人，需要人们特别专注地听。钢琴家需要非常集中地表现，全面地揭示音乐之美，才能够抓住听众。演出他自己的作品也有这个问题。而肖邦的叙事曲又是需要技巧灵活的作品，“第四号”的结尾都属于肖邦音乐中著名的难点。当然最艰难的，莫过于整场音乐会的分量本身。20：15开始，弹完三首加演大概22：15，中场休息15分钟。

一位演奏家把自己逼上绝路的时候，他的成功势必光彩夺目，他的溃败也可能让人佩服。德穆斯没有溃败，并且他的成功也不是“老境中的余晖”。整场演奏的完成度很高，没有明显的瑕疵点。钢琴家的手指状态是他三次访沪的独奏会中最好的，这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第一次，他在《哥德堡变奏曲》中纵横捭阖的同时，一些磕磕绊绊之处也不失为明显。可整体的音乐表现让人们忽视了遗憾。第二次，他演奏两段快速的终曲时，明显放慢的设计并非完全出于独特的理解，而是有很多快不起来的成分。可钢琴家修养高，通过速度变化的调节，也表现得不错。

然而这一次，几乎完全没让人感受到这些东西。原本最期待他的拿手好戏，莫扎特音乐，还有钢琴家自己的作品。可整场听来，最感动我的却是勃拉姆斯。这套作品不似舒曼的《克莱斯勒偶记》那样充满戏剧性，却是从六个完全不同的侧面，极深地表现了作曲家的内心世界。勃拉姆斯称几套晚期小品为“我的老年摇篮曲”，将作品寄给克拉拉·舒曼时，他甚至建议后者“弹给你自己听，有一个别人也不行。”德穆斯的修养使他能够真正深入该作千回百转的曲情，而钢琴家审视全局的眼光，又是否流露出一些感同身受的意味呢？

这是暮年的音乐，德穆斯的演奏却让我们感受到——此时此地，作曲家和演奏家是如此强烈地呼唤着青春。第一曲中，扑面而来的、激荡的抒情性，让人惊奇。对于音响、结构的把握，那种艺术生命的喷薄，都在其中了。第二曲包含着勃拉姆斯笔下著名的抒情旋律，钢琴家选择了紧凑的速度，将抒情线条表现得异常凝练。我们所面对的不仅是“优美”，更有强烈的生命力，及一种“雄辩的”品质。先前访谈这位钢琴家时，他一再提到卡萨尔斯对于他的影响。此时这种旋律表现的观念确实极为相似，听听卡萨尔斯演奏勃拉姆斯的奏鸣曲就知道了。而表现尤重复调的第四与第六曲，德穆斯在坚实的声部结构中不断渗透出悲凉的音乐表现，也实在相当感人。

钢琴家自己的奏鸣曲是一部新作。它采用易于接受的风格写成，共四个乐章，前两个乐章我一时还未听懂。可是后两个乐章写得真美，尤其是最后的变奏曲，希望他能来能灌录唱片。两首肖邦叙事曲是相当德奥的演奏。速度工整，略庄严，却没有忽视温情雅致的东西（尤其是“第三号”），对于复调的提示更是发人深省。

尘世中的一面“风月宝鉴”

——纪念大提琴泰斗卡萨尔斯诞辰140周年 ◆ 尹大为

今年12月29日，是大提琴泰斗卡萨尔斯诞辰140周年的纪念日。在每个爱乐者心中，他似乎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平日里，我隔段时间就会翻出他的唱片来听听，他于我而言，就像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邻家老伯伯。前日，偶然看到他的资料，他生于1876年，屈指算来，竟比我大了整整100多岁。能听到100多年前的前辈拉琴，真是有福了。

我们常说某位艺术家，“生”得好，“死”得也好。梅兰芳、程砚秋如此，卡萨尔斯也是如此。生，卡爷爷不仅拓宽了大提琴的演奏技巧，提高了大提琴的地位，更是赶上了录音技术大发展的时代。从他壮年开始，一直到去世，留下了数不清的唱片。把他最好的状态都记录了下来，供后人瞻仰、学习。二来，就像画家一样，不仅手里要有“活儿”，还要有“故事”，张大千、凡高、毕加索莫不如此。卡爷爷同样也是个有“故事”的人，他13岁那年，偶然在一家小古董店的角落里，发现尘封100多年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手稿的“传奇”，已经被人广为传颂。三来，他毕生热爱和平，和法西斯战斗终身，获得过联合国颁发的奖章。死，卡爷爷活了97岁，带出一大批优秀的学生，近90岁的时候，手也不抖，还能到处拉琴。

说实话，上大学的时候，却对他毫无感觉。那时，刚爱上古典音乐，按着《音乐圣经》的指导，也郑重地买来他拉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EMI版）。回家一放，单声道唱片的“炒豆声”哗啦啦咯，像极了黄梅天时断时续的小雨，大提琴声夹杂在这恼人的“雨声”中若有若无，忽明忽暗。什么玩意儿？怎么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束之高阁了。

人生如修行，中年之后，似乎才慢慢“品”出点味道来。近几年，我倒是越来越喜欢他的琴声了。

有的音乐，像一团炙热的空气，烫人。有的音乐，是一片温柔的海水，把人淹没于无形。有的音乐，却是啄木鸟的长喙，时不时啄你一下。还有的，你听了也白听，你视它为空气。卡萨尔斯的琴声，却像当头泼下的一大桶冰水，



猝不及防，却醍醐灌顶。

对于特别钟爱的曲目，我会不厌其多地搜罗各种版本，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以下简称《大无》）等等，我见一张买一张。巴赫的《大无》，有人列过六七十个版本，我大概听过三十几种，听来听去，还是最喜欢苏联沙夫兰、英国杜普蕾和西班牙的卡爷爷拉的。宋词分“婉约”和“豪放”两派，《大无》的各种演绎，也庶几近之。“婉约”如法国富尼埃（DG版）、苏联罗斯特罗波维奇（EMI版）等人的处理，也别有一格，轻手轻脚，轻描淡写。我内心还是偏向于“豪放派”，特别喜欢的三者，加上法国麦纳迪、纳瓦尔等等皆属此派，都是粗犷、厚重，像是从生命最深最低部发出的吼声。

我一度很怕听卡爷爷的《大无》。大提琴声，像时光一样，缓慢地蚕食着一切美好的事物，把生命中贴恋着的美好，统统都拉走似的。心乱时，听《大无》，更乱了……后来想想，自己也笑了，它像一面镜子，原来照出的是自己。

当我为某些幸运的小事欢喜雀跃时，听卡萨尔斯的《大无》，它就是一面《红楼梦》里的“风月宝鉴”，让你在看绝

世美女的同时，也看到一副枯骨。这是在提醒我：不要得意忘形。当我悲伤绝望时，他默默过来安慰我，悄悄地对我说：想开点，生命即是如此……

我喜欢的这三者，呈现在我面前的，似乎已经不是简单的音符和乐句，而是一种呼吸，一种挣扎，一种切肤之痛。我听杜普蕾拉的《大无》，一直觉得她是在心有不甘地不停追问上帝：“为什么是这样？怎么会这样？”涕泪长流，跳脚撞墙，哀嚎不已。沙夫兰的《大无》，却是闭起眼睛，默默忍受：“算了，别问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换成卡爷爷，他冷冷地缩在角落里灿然一笑，双手一摊：“生命原来就是这样，无悲也无喜。”

卡爷爷的巴赫，满眼的残山剩水。像是长长的《富春山居图》，原本好端端的苍茫郁郁，却被投入火盆，付之一炬，又离奇般地被拣出，百转千回，虽然火痕累累，远山近黛却依旧亘古耸立。

他又像我在麦积山见到的古佛，隔着重重铁门，洞窟小而幽暗，历经千百年的尘世磨难，手掌、衣袂均早已残破，但他依然露出谜一般的永恒的微笑……

卡爷爷，因为有你，音乐变得不一样了。

“《马赛曲》年”听《马赛曲》 ◆ 周炳揆

日前，在朋友处欣赏音乐，有人建议听《马赛曲》，大家一致叫好。朋友拿出他珍藏的DG正版CD，当乐曲响起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屏息倾听这支由柏辽兹作曲、多明戈独唱、巴伦博伊姆指挥的雄伟的法国国歌。

2016年被法国总统命名为“《马赛曲》年”。这是因为在2015年11月14日晚，巴黎的巴塔克兰剧场突发恐怖分子劫持人质事件，造成100余人死亡。这一悲惨的事件震惊了全法国，乃至整个世界。法国人民对恐怖分子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怒，遍布全国的民众集会齐声高唱《马赛曲》；凡有足球比赛开始前、或者是

大西洋另一侧美国音乐厅的表演开始前，《马赛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奏起，短时期内迅速成为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主旋律，这一现象几乎没有人预计到。

《马赛曲》的迅速走红，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因为就在两年以前，这支曲子一直是法国政界的极右政党——国民阵线所极力推崇的，2015年1月7日巴黎发生《查理周刊》总部遭到恐怖袭击后，就有民众通过唱《马赛曲》来显示反对恐怖分子的坚强意志，《马赛曲》原先带有的“极右”的色彩就开始被摆脱了。

作为法国的国歌，《马赛曲》和法国民众的关系是微妙的，许多人原来並不

怎么喜欢它，法国有众多非洲、亚洲和阿尔及利亚的移民，这些移民的后代普遍认为“法国其实並不喜欢我们”，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反而使他们更热爱法国，认为自己真正成为了法国人。

《马赛曲》诞生于马赛——法国南方的工业城市。有一位来自马赛的法国著名艺人说起，他从小就没有养成崇敬国歌的习惯，因为在马赛，一直存在一种我们必须反对政府的习惯心理。恐怖袭击发生以后，他听到其他国家都在唱《马赛曲》，感觉到作为法国人更应该显示团结，爱法国所爱。

《马赛曲》的歌词是由克洛德约瑟夫鲁日于法国大革命（1792年）时期谱写的。在全曲高潮中有一句歌词“用不纯洁的血洗涤大地”一直备受争议。人们不清楚“不纯洁的血”究竟是谁的血？另外有人认为此歌词具有煽动性，有暴力倾向，容易使人联想起法国的殖民历史等等。正因为此，在2000年代，发生过法国-阿尔及利亚籍和源自科西嘉岛的足球运动员在奏法国国歌时喝倒彩的事件。但是，法国主流民意认为歌词不应该改，认为在那个年代，所谓“纯洁”往往是寓指贵族统治，作者在这里是号召民众用自己的“不纯洁的血”来捍卫法国大革命。

“《马赛曲》年”行将过去，但《马赛曲》永远被我们音乐爱好者喜爱。

衣带渐宽终不悔

——普契尼“今夜无人入眠”与柳永的《蝶恋花》 ◆ 蔡西民

伫倚危楼风细细——
远远地眺望，专一而执着。
久久地等待，说着花开不败的枯萎。

说着满堂香色的风吹。
也许等的已经来。
来了，哪里还用再等。
衣带渐宽终不悔——

沉香自内心浸透而来，
花儿为岁月的铸刻而开，
今生的美丽
只为你吹送，
只为你盛放，
为伊消得人憔悴——
今夜的灿烂，
今夜的无眠。